

东坡全集

第三函
十一册

東坡集卷之六十九

雜記人物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仁祖盛德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真宗信李沆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

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餘年使人主
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
中俗吏耳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
心耶時元祐三年與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
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卽召赴
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卽除
西京晉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
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才之主也

英宗惜臣子

英宗皇帝郊祀習儀尚書省賜百官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已賜赦韓丞相琦以聞帝曰已放罪琦奏故事失儀不以赦原帝曰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帝愛惜臣子欲曲全其名節者如此士當何以爲報臣軾聞之於歐陽文忠公修云

神宗惡告訐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劫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爲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爲法禁行匿名書而賊以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

當流爲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爲開封尹上殿論賊可減死而
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
免之子容以爲賊許不干已者告捕而彼失者匿名本不足深過
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可爲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
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許告捕者此當時小
人所爲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

永洛事

張舜民言永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
人若能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主可謂重

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付一健黠者間走以聞時李穰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穰千苦萬屈上爲一慟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也

彭孫諂李憲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穰衍孫路至爲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克玉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孫本以劫盜招出氣陵公卿韓持國至詣其第出妓飲酒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嘗爲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憲以足

踏其頭曰奴詎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造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役之予時將乞許覲至郡考其實斬訖乃奏會除潁州而止

范文正諫止朝正

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載章獻太后臨朝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軾先君奉詔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耳今日偶與客論此事夜歸乃記之

谿洞蠻神事李師中

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辟入梅山谿洞中說諭其首領
見洞主蘇其家有神畫像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桂
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
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公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爲提刑權桂府耳
吾識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爾畏
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爾

曹瑋知人料事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黼爲三司副使疎決河北囚徒至定
州瑋謂黼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爲秦州時聞德明歲

使人以羊馬貿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
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
輕浮之物適足以驕墮吾民今父以此殺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
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
死此子必爲中國患其當君爲樞府之時乎盍自今學兵講邊事
黷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黷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密府元昊
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去黷之孫爲黃
門壻故知之

呂公弼招致高麗人

元祐二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爲樞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語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來之意樞密使呂公弼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拯遣商人招之天下知罪拯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

黃寔言高麗通北虜

見涸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服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爲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爲記之又見淮南提舉黃寔言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錠夷人

皆拆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恐北虜有覘者以爲
真爾由是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益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
北虜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爲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悞哉今日
又見三佛齊朝貢者所過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睚眦
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書之

范景仁定樂上殿

前日見邸報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爲也近得其姪伯祿書云
景仁上殿爲定大樂也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
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也楊子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赦

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諸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之揚雄之言可謂謬矣

張士遜中孔道輔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勘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琳道輔旣得其情矣而退

傳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申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

人與語久

時臺官納劄子猶得於宰相公廳後也

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云所

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不致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

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旣貶琳亦黜道輔宛州道輔知爲士遜所賣

感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杜正獻焚聖語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
郡當具所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之翰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
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
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
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其中書事
及爲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終始者蓋難也

蔡延慶追服母喪

蔡延慶所生母亡不服爲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爲臺所彈廼乞追服廼知蠲筐蟬綏不獨成人之喪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廼得之奉養三年而母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廼爾遠耶予謫居於黃而壽昌爲鄂守與予往還甚熟予爲講梁武懺引者也

王欽若沮李士衡

李士衡之父壹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
有路會真宗論時文弊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上曰何也曰
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告曰世有顯人上領之士衡以故不大

用

王伯庸知人

余與狄子雅同館北客有以近歲名人墨迹相示者有王伯庸與范希文帖云今將佐除狄張外皆不足用伯庸所謂狄卽先相武襄公張則客省使退夫皆一時名臣亦足以見伯庸之知人也

盛度責錢維演詔詞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維演蓋邪正不相入也維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追皆權要之子蓋

維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聚於丁謂人怪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
度作此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和
殿廷中時集方論白周穉擅議宗廟事蘇子容道此

韓縝酷刑

韓縝爲秦州酷刑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寧逢乳虎莫逢
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滑稽尤善對或謂莫逢韓玉汝當以
何對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

人蜀公不與物同盡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發蒼黑郁然如畫也公平生

虛心養氣數盡形往而氣血不衰故發於外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必不與萬物同盡有不可知者矣

韓狄盛事

韓魏公在中山狄青爲副總管陳薦爲幕客今魏公之子師朴出鎮而青之子詠薦之子厚復踐此職亦異事也

溫公過人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耳余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皆可終身守之